

# 哭泣的加沙

“我们也曾经尝试通过以色列边境关卡进入加沙,结果被赶回来了。”常驻巴以的周轶君,她的工作就是在最危险的地方,发回最真实的报道。长期的报道,使她不仅熟悉了巴以地区的“地理地图”,而且对巴以乃至中东的“政治地图”也很熟悉。昨天,当地时间上午8点,在对凤凰卫视作了常规报道后,周轶君接受了快报记者的专访。



1月9日,在加沙地带北部,参加葬礼的巴勒斯坦妇女神情悲痛。 新华社发

## 战斗在加沙的各国媒体记者



1月9日,半岛电视台记者塔梅尔在加沙地带一座大楼的房顶上报道加沙战事。当日,以色列在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击中了一栋大楼的屋顶,导致1名记者受伤。 新华社发



1月9日,一名半岛电视台的女记者在加沙地带一座大楼的房顶上报道加沙战事。 新华社发



1月9日,新华社雇员纳赛尔在加沙地带一座大楼的房顶上拍摄空袭后升起的浓烟。 新华社发



1月9日,伊朗新闻电视台记者优素福在加沙地带一座大楼的房顶上报道加沙战事。 新华社发

## 外媒在加沙用巴勒斯坦雇员报道

星期天新闻周刊:你那边现在是1月10号早上8点,你现在所在的城市是哪个?

周轶君:我现在在以色列边境城市阿什凯隆。

星期天新闻周刊:从2号出发到战火前线,一天工作通常是怎么安排的?

周轶君:我们做电视,加沙跟国内有六小时时差,差不多早上五六点钟开始做连线,7点钟找新闻线索作报道。以色列当地时间下午3点钟,国内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我们需要不停赶稿子,时间上很紧张。电视传片需要很好的网络,有时找不到很好的网络,这个问题通常是最头疼的。每一次都像打仗一样,找个网络好点的地方,很焦急。

星期天新闻周刊:有媒体将加沙地带称为“媒体真空”,你怎么看?

周轶君:现在加沙还不能称为“媒体真空”,因为就算是没打仗的时候,外国媒体在加沙通常都有雇员,西方媒体很少有自己在里面的。BBC就用了一个巴勒斯坦雇员。但是呢,我看他们(巴勒斯坦雇员)在当地工作还是挺危险的。我看镜头他们都不太好动,通常采访都是走到边沿啊,走到那边。我看他们,穿着防弹衣站在废墟前,或者是在一个医院里面(作报道),反正,能做的很有限。

试图进入加沙,被赶回来

星期天新闻周刊:为了进入加沙做了哪些努力?

周轶君:这次从一过来开始,我们就做了很多努力,希望能进入加沙作报道。从开战之初,外国记者协会就提出要来

去,以色列军方不同意。外国记者协会就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出申诉。最高法院是同意外国记者协会进入(加沙)的,记者是有权进去的。以色列军方说,好,我同意你进去,但我不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进去。最早,以色列当局是同意挑12名外国记者组成报道团进加沙采访,后来减少到8个,但这8个人到现在也没能进去。

星期天新闻周刊:以色列还没有给这8个人具体进入时间?

周轶君:没有给。我们也曾经尝试过进入加沙,通过以色列边境关卡进入,结果被赶回来了。

以色列和哈马斯媒体数字斗法

星期天新闻周刊:以色列和哈马斯,怎样打各自的“宣传战”的?

周轶君:以色列和哈马斯在死亡数字上进行斗法。讲这样一个有趣现象,哈马斯电台被迫转入地下之后,仍在积极工作,哈马斯地下电台在以色列边境就可以搜收到,在不断地播放斗志激昂的歌曲,播音员用同样激昂的声音播报哈马斯又击毙了9名以军士兵,并许愿说希望这个数字会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以色列电台也不甘示弱,马上反击称这9名士兵只是身受重伤。空袭开始以来,巴以军方一直在进行数字斗法。

以色列不可能扩大第二战场

星期天新闻周刊:8号,以色列北部遭到来自黎巴嫩境内的火箭弹袭击,加沙战火蔓延,是否意味着以色列可能面临第二战场?

周轶君:不太可能。我在以色列南部采访发现,哈马斯一打火箭弹过来,唔唔唔,以色列这边通常会提前拉警报,通知

有火箭弹过来。大家可以躲。黎部队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出申诉。最高法院是同意外国记者协会进入(加沙)的,记者是有权进去的。以色列军方说,好,我同意你进去,但我不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进去。最早,以色列当局是同意挑12名外国记者组成报道团进加沙采访,后来减少到8个,但这8个人到现在也没能进去。

星期天新闻周刊:以色列空袭加沙已经十多天了,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并没有能有效阻止来自哈马斯的火箭弹,是否意味着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还没有达到目的呢?

周轶君:就这个问题我经常提问以色列军方。我当时采访以色列前南部军方总司令。我认为以色列进攻加沙,就是想阻止哈马斯的火箭弹袭击,让我意外的是,以色列军方的回答是,“我们不能做到让他们(哈马斯)不发射火箭弹,我们是想让他们没有意愿发射火箭弹。”他们说的是“can not stop”,不能够阻止,为什么呢,因为哈马斯手上依然有武器,以色列希望通过“打”,迫使哈马斯的领导人自己下令停止发射火箭弹。

加沙危机对奥巴马是机会也是挑战

星期天新闻周刊:你觉得这次加沙危机,对奥巴马来说是不是机会?

周轶君:是机会也是挑战吧。奥巴马1月20日宣誓就职,大家目前都在猜对局势会有什么影响。有人把1月20日看成一个节点,我认为不能这么看。其实对布什政府来说,他

前在生活方面,他们一家还没有太大问题,家里的米,面等食品还有一定的储备。虽然经常面临长时间的停电,但家里备有发电机,每天还能保证几小时的电力供应。

曲阳说,她和家人目前平安无事,她家的位置比较靠近加沙城中心,幸运的是,以军还没有进入附近区域,而且,她家附近没有驻扎哈马斯武装人员。

曲阳表示不想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了。问她原因,电话那头,她显得很客气,一边一再感谢媒体的关心,一边不停表示不再愿意接受采访。

曲阳和她的丈夫马特尔

“我没有想到一场战争会让我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而这些都是关注的后果:我的生活

家多求职,然而因为巴勒斯坦的市场现在基本上已经被以色列输入的商品占领,因此,本地的企业和公司极度萎缩,纷纷关门,而这一切带来的后果就是大批的人失业。关于工作,纳达尔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和文化、语言相关都可以,如果实在不行,别的工作他也能接受。等找到了工作,他就可以为父亲分担一部分责任,然后,在合适的时候,他会像哥哥那样,娶妻生子,过上正常的生活。

然而,所有的这些梦想,在2008年12月27日那一天被击得粉碎。

现在,失业在家的纳达尔,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看电视,关注新闻,有时候他也会和其他人一起在街上参加一些集体的抗议活动,虽然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通过媒体,他了解到,在被以色列人封锁的加沙地区,目前已经有800多人死亡,3500多人受伤,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巴勒斯坦平民。并且,因为以色列的大规模袭击,目前联合国配给加沙的食品、药品等物资已经停止运送。因此,居民的生活极度窘迫。

纳达尔居住在拉姆安拉,离加沙的距离只有五六十公里,然而,这五六十公里的距离,却断然阻隔了两地。纳达尔无法探望生活在加沙的叔叔和两位朋友,他们也无法离开加沙。现在,唯一没有被以色列封

锁的地段是加沙和埃及接壤的一块,然而,居住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也不可能通过埃及出境避难。纳达尔无法给叔叔和朋友实际的帮助,他们只有通过电话报平安。

纳达尔:我真的想离开巴勒斯坦

纳达尔和他周围的人,目前情绪都很差。在他们看来,这一次,以色列的态度非常强硬,而巴勒斯坦得到的国际援助也非常有限,甚至就在巴勒斯坦政府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因此,战争范围必将持续扩大。从目前来看,拉马地区还相对安全,但是用不了多久,战火就会蔓延到这里。

纳达尔有点怀念阿拉法特时代,那个时候,虽然日子过得也不和平,但是好歹,政府内部的意见是一致的。如今,联合国对巴勒斯坦的援助日渐减少,而美国国内,面临着总统换届,他们也无暇顾及中东事务。留给加沙的,留给巴勒斯坦的,似乎只有绝望。

面对这种情况,纳达尔不得不改变初衷:也许,离开巴勒斯坦,带着家人去另外一个地方生活,这才是最好的选择。也许,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他的命运注定和父母当年一样,要到处流浪。

至于去哪里,纳达尔说:“去哪里都行,只要离开这个地方就好。”

快报记者 白雁

我和我的家人。”曲阳的语气很坚定,“我想,我现在应该减少曝光。我不想再回到任何问题上。”

曲阳已经48小时失去联系?

从去年12月27日以色列进攻加沙以来,曲阳就一直陷于媒体的包围中。

和国内的媒体同行一样,记者联络曲阳的目的,也是为了了解她的处境;还有一个原因是,采访当天,记者从网上了解到,曲阳已经48小时与外界失去

了联系。这更让人为她的命运担忧起来。

是加沙通信中断了?还是遇到了不测?记者的心里悬了起来,立即联系上凤凰卫视战地记者周轶君,向她打听曲阳情况,并希望得到曲阳的联系方式。对曲阳非常了解的周轶君表示,这需要先征求曲阳本人的意见,看她是否愿意接受采访。周轶君说,稍后会由曲阳的联系方通过邮箱发给自己。

焦急等待中,记者向已经电话连线过曲阳的国内媒体同行

打听号码。同行表示,8日刚联系过曲阳,曲阳现在对于媒体的采访很谨慎,不太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了,曲阳接受他的采访的前提就是不让透露自己的号码。虽然间接得知目前曲阳是安全的,但是记者还是想听听曲阳的声音,从她那儿直接得到安全的证实。

记者辗转得到曲阳的电话后,终于联系上了她。

虽然曲阳的声音很疲惫,对媒体很“警惕”,但得知她安全,记者还是感到欣慰。

快报记者 戎华

加沙主城区。加沙已经成了一座围城。但是(以色列)还没有进加沙,进去的话,可能代价会比较。另外也没有必要进去。包围主城区是因为他们认为哈马斯领导躲在里面,他们要以包围的方式进行威胁。

埃及方面的态度很关键

星期天新闻周刊:联合国安理会停火协议遇冷,以色列安全内阁最新决定,将扩大加沙地带攻势,哈马斯也表示,自己战斗力依然很旺盛。你怎么看?

周轶君: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表示,这个停火决议缺乏可操作性。决议呼吁巴以立即实行“持久”的、受到国际尊重的“停火”,愿望是很美好,问题是怎么操作。

星期天新闻周刊:如果以色列和哈马斯进行停火和谈,目前双方手上各有什么筹码?

周轶君:我们先谈双方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达到各自的目的。哈马斯希望在加沙北部地区建立通道,他们从别的地方通过地道运进炸药、导弹等军火。也可以隐藏其中,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火箭弹。在加沙南部,势力能得到巩固。目前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哈马斯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达到各自的目的。哈马斯希望在打完之后,政治上能取得一些加分。从哈马斯掌控加沙以后,内外都有不满。加沙地区的居民从原来的支持,到现在有一些抱怨,哈马斯希望通过一定的胜利,来保证自己的支持率。

联合国通过的停火决议遇冷,因为这个协议没有一个让双方感到满意的结果,从现在的形势来看,联合国方案是不可行的。下一步看美国和埃及方面有什么新的停火协议,我觉得埃及方面什么态度很关键。

快报记者 戎华

我没有想到一场战争会让我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而这些都是关注的后果:我的生活

家境不错,周轶君很清楚。我不需要什么帮助。网上有一些不负责任的网友乱说话,伤害了

曲阳和她的丈夫马特尔

“我没有想到一场战争会让我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而这些都是关注的后果:我的生活

家境不错,周轶君很清楚。我不需要什么帮助。网上有一些不负责任的网友乱说话,伤害了

曲阳和她的丈夫马特尔

“我没有想到一场战争会让我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而这些都是关注的后果:我的生活

家境不错,周轶君很清楚。我不需要什么帮助。网上有一些不负责任的网友乱说话,伤害了

曲阳和她的丈夫马特尔

“我没有想到一场战争会让我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而这些都是关注的后果:我的生活

家境不错,周轶君很清楚。我不需要什么帮助。网上有一些不负责任的网友乱说话,伤害了

曲阳和她的丈夫马特尔

“我没有想到一场战争会让我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而这些都是关注的后果:我的生活

## 一个曾留学南京的巴勒斯坦青年

# “我的叔叔困在加沙”

2008年12月27日,以色列空袭加沙。和所有巴勒斯坦人一样,从那一刻起,纳达尔的心时刻紧绷着。他不知道,这次大规模冲突会持续多久,他也不知道,哪一天以色列的炮火会攻击到他正居住着的、相对比较安全的拉马地区。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是,一切都离他很近很近……

流浪的巴勒斯坦人

纳达尔的父母是巴勒斯坦人,1967年以后,和许多巴勒斯坦人一样,他们被迫离开故乡,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先是到了黎巴嫩,纳达尔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此后,纳达尔又跟随父母流亡到叙利亚。1996年,父母终于带着孩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巴勒斯坦。

当时,纳达尔只有15岁,回到陌生的家乡,他兴奋不已。在他看来,流亡生活从此将与他告别。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感到: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他这一生似乎就注定了要流浪。

在南京的5年是最美的回忆

2003年9月,高中毕业后,纳达尔来中国留学,他地点选在了南京。至于为什么要来中国,纳达尔表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值得我学习,所以我来了。”

纳达尔在南京大学学习了4年中文,他不仅学会了用中文写作,而且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2007年,四年的学习结束了,机缘巧合,纳达尔进入南京的一个公司做翻译。一年的合同结束后,纳达尔不得不回巴勒斯坦,一是在南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二是因为父亲的情况不容乐观。他的父亲已经退休,母亲没有工作,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还在中学读书,一家人仅靠父亲微薄的退休金生活,作为家中的顶梁柱,纳达尔必须要为家人考虑。

就这样,2008年7月,纳达尔带着对南京的留恋回到了巴勒斯坦。

然而,故乡的日子并不太平。无法帮助困在加沙的叔叔

一回回到巴勒斯坦,纳达尔

我和我的家人。”曲阳的语气很坚定,“我想,我现在应该减少曝光。我不想再回到任何问题上。”

曲阳已经48小时失去联系?

从去年12月27日以色列进攻加沙以来,曲阳就一直陷于媒体的包围中。

和国内的媒体同行一样,记者联络曲阳的目的,也是为了了解她的处境;还有一个原因是,采访当天,记者从网上了解到,曲阳已经48小时与外界失去

了联系。这更让人为她的命运担忧起来。

是加沙通信中断了?还是遇到了不测?记者的心里悬了起来,立即联系上凤凰卫视战地记者周轶君,向她打听曲阳情况,并希望得到曲阳的联系方式。对曲阳非常了解的周轶君表示,这需要先征求曲阳本人的意见,看她是否愿意接受采访。周轶君说,稍后会由曲阳的联系方通过邮箱发给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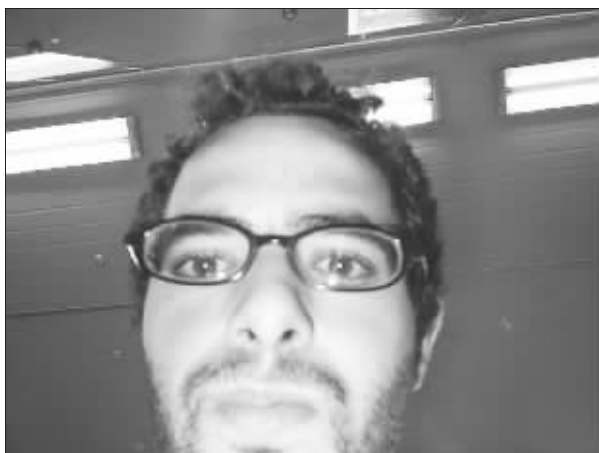
焦急等待中,记者向已经电话连线过曲阳的国内媒体同行

打听号码。同行表示,8日刚联系过曲阳,曲阳现在对于媒体的采访很谨慎,不太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了,曲阳接受他的采访的前提就是不让透露自己的号码。虽然间接得知目前曲阳是安全的,但是记者还是想听听曲阳的声音,从她那儿直接得到安全的证实。

记者辗转得到曲阳的电话后,终于联系上了她。

虽然曲阳的声音很疲惫,对媒体很“警惕”,但得知她安全,记者还是感到欣慰。

快报记者 戎华



纳达尔曾留学南京

锁的地段是加沙和埃及接壤的一块,然而,居住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也不可能通过埃及出境避难。纳达尔无法给叔叔和朋友实际的帮助,他们只有通过电话报平安。

纳达尔:我真的想离开巴勒斯坦

纳达尔和他周围的人,目前情绪都很差。在他们看来,这一次,以色列的态度非常强硬,而巴勒斯坦得到的国际援助也非常有限,甚至就在巴勒斯坦政府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因此,战争范围必将持续扩大。从目前来看,拉马地区还相对安全,但是用不了多久,战火就会蔓延到这里。

纳达尔有点怀念阿拉法特时代,那个时候,虽然日子过得也不和平,但是好歹,政府内部的意见是一致的。如今,联合国对巴勒斯坦的援助日渐减少,而美国国内,面临着总统换届,他们也无暇顾及中东事务。留给加沙的,留给巴勒斯坦的,似乎只有绝望。

面对这种情况,纳达尔不得不改变初衷:也许,离开巴勒斯坦,带着家人去另外一个地方生活,这才是最好的选择。也许,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他的命运注定和父母当年一样,要到处流浪。

至于去哪里,纳达尔说:“去哪里都行,只要离开这个地方就好。”

快报记者 白雁

我和我的家人。”曲阳的语气很坚定,“我想,我现在应该减少曝光。我不想再回到任何问题上。”

曲阳已经48小时失去联系?

从去年12月27日以色列进攻加沙以来,曲阳就一直陷于媒体的包围中。

和国内的媒体同行一样,记者联络曲阳的目的,也是为了了解她的处境;还有一个原因是,采访当天,记者从网上了解到,曲阳已经48小时与外界失去

了联系。这更让人为她的命运担忧起来。

是加沙通信中断了?还是遇到了不测?记者的心里悬了起来,立即联系上凤凰卫视战地记者周轶君,向她打听曲阳情况,并希望得到曲阳的联系方式。对曲阳非常了解的周轶君表示,这需要先征求曲阳本人的意见,看她是否愿意接受采访。周轶君说,稍后会由曲阳的联系方通过邮箱发给自己。

焦急等待中,记者向已经电话连线过曲阳的国内媒体同行

打听号码。同行表示,8日刚联系过曲阳,曲阳现在对于媒体的采访很谨慎,不太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了,曲阳接受他的采访的前提就是不让透露自己的号码。虽然间接得知目前曲阳是安全的,但是记者还是想听听曲阳的声音,从她那儿直接得到安全的证实。

记者辗转得到曲阳的电话后,终于联系上了她。

虽然曲阳的声音很疲惫,对媒体很“警惕”,但得知她安全,记者还是感到欣慰。

快报记者 戎华



以色列诗人阿米尔·欧尔

以色列诗人接受快报专访称

## “我随时愿意和巴勒斯坦诗人握手”

巴以爆发冲突以来,造成近千人死亡,这其中包括很多平民。昨天,快报特约记者连线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与以色列著名诗人阿米尔·欧尔进行了对话。诗人的神经是最敏感的,他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消失的生命,他们也看到了心灵的创伤。很遗憾,记者没能联系到巴勒斯坦诗人,没能快报的版面上实现一次特殊的“巴以对话”。但是阿米尔·欧尔的一番话,让我们看到巴以和平的一丝希望。

星期天新闻周刊:您现在在哪里?您感觉安全吗?

阿米尔·欧尔:我在特拉维夫(以色列首都),我在这里相当安全。

星期天新闻周刊:您是在哪里出生和长大的?您在以色列做什么工作?

阿米尔·欧尔:我在特拉维夫出生和长大,我是个诗人,担任诗歌协会会长的主编。

星期天新闻周刊:您对加沙的战斗和形势有何看法?

阿米尔·欧尔:这是正在上演的一出悲剧。哈马斯在脆弱的人和孩子后面发起进攻。我的心感到疼痛,为加沙的平民。我想我们需要创造一种状态,无论什么民族、语言和信仰,都应该共处,越快越好。以色列应该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起缔造和平。

星期天新闻周刊:您在加沙有亲友吗?您是否去过那里?

阿米尔·欧尔:当然,我认识那里的一些诗人、视觉艺术家、摄影师和文化工作者,他们都是非常可爱的人。

我还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个“巴勒斯坦论坛”工作过。

星期天新闻周刊:在这场冲突中,巴以双方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做些什么?

阿米尔·欧尔:我们都为眼前的局势感到悲哀。平民正遭受蹂躏。

星期天新闻周刊:假如您在别处,比如国际诗歌节上遇到巴勒斯坦诗人,您会与他或她握手吗?

阿米尔·欧尔:是的,无论如何都是,诗人首先是自由的思想者,不从属于政府和政治。

星期天新闻周刊:您有写过和巴以冲突有关的诗吗?

阿米尔·欧尔:有一首诗叫《野蛮人》。

星期天新闻周刊:您能预见这场冲突或战争的结果吗?

阿密尔·欧尔:作为个体,这样的可能性已经出现,但作为社会和文化,这就比较复杂了。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双方的政治家都在滥用这场冲突来获取(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当双方人民的态度有一点点改变,才能赢得和平。

快报特约记者 蔡天新

阿米尔·欧尔

以色列著名诗人,1966年出生于特拉维夫,出版过8部诗集和5部译作集,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欧洲和美国出版过8本书。曾获得过以色列总理奖、文化部长奖、伯恩斯坦奖和富布莱特奖等,先后受邀至英国牛津大学、美国阿罗阿大学、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以及五大洲诗歌节,并曾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工作,担任过联合国“和平诗人”协调人等职务。

我属于那儿

达尔维什【巴勒斯坦】

我属于那儿。我有许多记忆。我出生时,一如每个人的出生。

我有个妈妈,有座房子,许多的窗,有兄弟,有朋友,还有一间牢房,一洞寒窗!我有一片海鸥掀起的浪,一幅我独享的映像。

我有一块饱满的草场。在话语的深处,我有个月亮,一只鸟的粮,还有一棵橄榄树,永不死亡。

我长住在那块地上,直到刀剑把人变成猎杀的对象。我属于那儿。当天堂哭她的母亲,我就向母亲交还天堂。

我也哭了,好让一朵云带我的泪水还乡。为了打破戒律,我学会了所有的辩词,来迎接血的审判。

我属于那儿。我有许多记忆。我出生时,一如每个人的出生。

我有个妈妈,有座房子,许多的窗,有兄弟,有朋友,还有一间牢房,一洞寒窗!我有一片海鸥掀起的浪,一幅我独享的映像。

我有一块饱满的草场。在话语的深处,我有个月亮,一只鸟的粮,还有一棵橄榄树,永不死亡。

我长住在那块地上,直到刀剑把人变成猎杀的对象。我属于那儿。当天堂哭她的母亲,我就向母亲交还天堂。

我也哭了,好让一朵云带我的泪水还乡。为了打破戒律,我学会了所有的辩词,来迎接血的审判。

我属于那儿。我有许多记忆。我出生时,一如每个人的出生。

我有个妈妈,有座房子,许多的窗,有兄弟,有朋友,还有一间牢房,一洞寒窗!我有一片海鸥掀起的浪,一幅我独享的映像。

我有一块饱满的草场。在话语的深处,我有个月亮,一只鸟的粮,还有一棵橄榄树,永不死亡。

我长住在那块地上,直到刀剑把人变成猎杀的对象。我属于那儿。当天堂哭她的母亲,我就向母亲交还天堂。

我也哭了,好让一朵云带我的泪水还乡。为了打破戒律,我学会了所有的辩词,来迎接血的审判。

我属于那儿。我有许多记忆。我出生时,一如每个人的出生。

我有个妈妈,有座房子,许多的窗,有兄弟,有朋友,还有一间牢房,一洞寒窗!我有一片海鸥掀起的浪,一幅我独享的映像。

我有一块饱满的草场。在话语的深处,我有个月亮,一只鸟的粮,还有一棵橄榄树,永不死亡。

我长住在那块地上,直到刀剑把人变成猎杀的对象。我属于那儿。当天堂哭她的母亲,我就向母亲交还天堂。

我也哭了,好让一朵云带我的泪水还乡。为了打破戒律,我学会了所有的辩词,来迎接血的审判。

快报特约记者 戎华